

傅家麟 主編

陳明鑑 校閱

丘漢平 審訂

福建省銀行經

濟研究室叢書

福建省農村經濟參考資料彙編

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

傅家麟 主編
陳明鑑 校閱
丘漢平 審訂

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叢書

福建省農村經濟參考資料彙編

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

丘序

從世界社會經濟的發展史來說，農業國家在許多方面是屬於一個落後的國家形態。所以在近代式的戰爭中，它常遭遇許多重大的損失。不過農業國家雖有許多弱點，惟因其力量是分散的，其經濟的持久力，却比其他工業國家來得堅強，不易受外力的影響而消滅。如這一回的抗戰，我們許多的大城市是淪陷了，許多新式的生產機關被掠奪了，然而我們財政基礎並沒有受到如何重大影響，金融基礎始終是穩定的，而後方農村則因農產品的漲價，收入增多，經濟較前充裕，就可為證。這樣，難道我們就可以農業國家自滿嗎？那絕對不是的，因為單靠農業無論如何近代化，在國防上是有很大的弱點，即就生產來說，以大量的農產品交換價值昂貴的製成品，在交易上是很大的損失。其次，一個國家若常停滯於農業階段，牠的文化一定是較落後，人民也就缺乏戰鬥的能力，所以我們今後要戰勝敵人，唯有加緊完成農業的工業化，工業的農村化。因此，正確的認識農村的實況，合理的研究農業與工業的配合，非僅為目前急待解決的主要課題，也成為今後經濟建設的中心指標。

福建為我國東南濱海之一省，有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從事農業，關於農村的實況，近年本省政府及文化團體雖有舉行農村調查，其報告亦曾散見於各地報章雜誌，然欲求其作有系統的編纂，便於參攷者，則尚未之見，殊覺遺憾。本行經濟研究室傅君家麟近特搜集此項有關書報約百數十種，編成福建省農村經濟參攷資料彙編一書，余既加以審訂，復喜其搜羅宏富，材料充實，不但足供學術

的研究，亦可為政府施政的參攷，用敘數語，藉作介紹。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七日丘漢平識於福建省會永安。

陳序

我國抗戰所以能持續到現在，而且愈戰愈強，其基本的原因是在我國擁有無盡的富源與勞力的廣大農村，這些農村的生產形態構成了我國經濟的主要形態，因此農村是經濟的重心，依賴於都市的成，分還很少；就為着這個緣故，敵人雖然攫取了我國少數的都市，但卻無法破壞我國農村的經濟基礎，農村潛在的力量依然是偉大的。可是我們若以此自足，那便錯誤了，因為抗戰與建國是同時並進的，要建國就必須朝向工業化的道路走，所以怎樣使農業生產配合工業的需要，怎樣使農業得到合理的發展，換句話說，怎樣使我國農村經濟趨於科學化，便是當前建國的一個主要課題。

然而要達到上述的目的，非先有準備的工作不可，這便是農村的調查統計，提供了正確的事實，從而明瞭農村的實際狀況。現在國內政府機關或私人團體致力於此種工作的不在少數，成績也很可觀；而本省方面則尚待努力，所以本室早有嘗試的動機，但以人力和工作範圍的限制，迄未進行。茲值本省經濟建設五年計劃第二年度開始施行的當兒，爰由編輯課主任傅家麟君繁徵博採有關本省農村經濟的各項資料，彙成是編。傅君往者留學日本，對於歷史經濟諸科，造詣甚深，其著述散見於國內外學術刊物的已屬不少。這次編輯此書更是無間晝夜，悉力以赴，其取材之宏富，排比之精審，不僅填補了本室預期而未能辦理的本省農村經濟調查的一些缺憾，抑亦足供經濟建設事業的一種參攷。雖然已經搜集的材料不敢說是十分完備，但創始的工作只好留待將來的補充了。

陳明鑑 三〇，一，六。於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

編輯凡例

- 一、本書編輯目的，在提供真實資料，使一般社會明瞭本省農村之實況，資為改正之參攷。
- 二、本書內容，以調查報告及敘述事實為主，理論文字概不採錄。故關於資料之來源，作者，調查時間（或出版時日），均於篇末詳註，以便翻檢。
- 三、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一般概況之總述，下編為各個問題之分述。故編輯時，兼用地域的分法與問題的分法兩種，以期醒目。
- 四、本書所收文字，約在民國十六年至二十九年之間，因來源不同，文體與名詞頗不統一；復以此項材料，本不其多，又無系統，故中有數章，編者特依據資料，加以增刪，或重新編寫。
- 五、編者見聞有限，且參攷圖書不易搜集，掛漏之處，自知難免，幸讀者教之。

編者誌。

目次

丘序

陳序

編輯凡例

上總述

A 全省

✓ 一、戰前福建農村經濟之一般的輪廓

✓ 二、戰後福建農村經濟的動態

B 分縣

1. 福州

二、建陽

三、屏南

四、邵武

五、周墩

六、上杭

下分述

一、土地關係與租佃制度

1 全省租佃制度概況

2 本省地權形態的剖析

3 閩西土地問題鳥瞰

4 福建省各縣田地折畝習慣調查表

二、農業經營農業勞動

1 本省的土地利用與農田經營

2 本省農具調查表

三三
五三
五九
八五
八七
九九
九九
一六九
一七三
一八五
一八九
一九七

3 本省農村的耕畜租佃制度

4 本省農民施肥習慣調查

5 本省農業勞動問題

二〇一
二〇七
二一三

三、農村金融

1 全省各地農村借貸習慣調查

2 全省各地合會調查

二二三
二三四

四、農產買賣

1 福建農產物的販賣方式

2 大田的城市

3 試購的牛市

二七七
二九五
三〇一

五、農村副業

1 閩侯之香花

2 晉江白葉鄉之蔗糖業

3 上杭的菸絲

三〇七

六、農民生活

三二五
三二九
三三五

1	福建農民家庭生活費之初步比較研究	三三五
2	福州營前模範村農民生活	三四三
3	福州紫陽村農民生活	三五九
4	崇安壠農家計抽查	三七一
5	龍溪農民生活	三八一
6	武平農民生活	三八七
七	農村組織與災害	三九一
1	福建民團與農村	三九一
2	本省蟲情紀錄之檢討	四〇三
(附)	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四一一

福建省農村經濟參考資料彙編

上 總 述

甲、全省

一 戰前福建農村經濟之一般的輪廓

1 自然環境

福建位於我國東南，東濱大海，與舊屬台灣隔水相望。以東山之兄弟島，與浦城之深頭洋，為南北極限；最南者在北緯廿二度三十二分，最北者在北緯二十八度二十二分，地跨溫熱帶，而又瀕海；是以大體言之，氣候和煦，春夏雨澤充沛。至於秋冬，氣候頗為乾燥。

本省地勢，多層巒疊嶂；山地佔全境百分之八十七以上，是以一省之氣候，尚有沿海與山區之別。或暑之季，區別猶微，例如七月間平均溫度，在廈門為攝氏二九・八度，在浦城為攝氏二八・九，相差尚不及一度。迨秋冬，沿海平原，與閩西北山岳綿互之區，則氣候懸殊。

再就全省地形論之，其拔海在二百公尺以下者，僅佔百分之二·五；在五百公尺以上者，佔百分之三六強；在二百與五百公尺間者，且多至百分之五十一以上。山多則田少；縱有平原，亦皆為小型，在沿海沖積之區，或山谷開展之處；其規模稍有足觀者，不過四處；首漳州，次為福州，興化，最小者為泉州，合四處平原，而總計其積，僅有一八六四方公里，約全省面積百分之一·五強耳。此中猶包括河幅岡陵，及村落墳墓，其狹小可知；然而本省之農業精華，實萃於是！

農業環境，略如上述，一言以蔽之，殊缺乏統一性；瀕海者為海洋性氣候，而崇山峻嶺之區又略有大陸性氣候，成為錯雜繁複之區域。

是以本省農業，遂有兩特點：

一，則沿海之地，氣候和煦，適於花果蔬菜之栽培。

二，則山岳地帶之物產，如其地形，品類極為繁雜。

園藝之中，舉其榮榮大者，則花有水仙，茉莉，果有橘，柚，龍眼，荔枝，特別作物有甘蔗，菸草；多產於東南各縣，而茶葉，木材與以竹為原料之紙，皆延，建，邵，汀之特產，均為本省輸出之大宗。

本省農業之弱點，亦有可得而言者：

由於地勢之崎嶇，已耕之地，據民國二十三年之統計，僅佔總面積百分之十二；其中之一部分，且為傾斜急峻之梯田，拾級而登，其高者幾在白雲深處。本省所以多小農者；即由於多山；一夫所耕，平均而積，在南平為一畝有半，在永定不滿一畝，在長汀只有八分，耕地缺乏，則地主居奇，巧立各目，提高田租；是以崇安有地皮地骨之分，雲霄有大稅小稅之別，一田三稅，耕者苦矣。此關於地形者一。

西北高地，或瀕海邱陵，每因坡塌失修，池塘不鑿，可耕之地，任其荒蕪，燠暖之區，僅收一季；甚至旱地作物，若甘薯，花生之類，且往往因缺雨而枯萎者，年有所聞，此關於水利者二。

此外，則因層巒疊障，幽徑僅通；急水高灘，小舟難駛，交通不便，耕耘所穫，自給之餘，屯積家鄉，難以輸出外方，穀以過剩而賤，賤則傷農，蠶蠶之氓，只求自給自足，而無須多種多收。東南瀕海交通發達，畝或值千元，而西北腹地，雖有肥沃之田，至於無人過問，地力未盡，不獨全省食糧，益感不敷，亦助長懶惰之風，致農村日趨於窮窘。舉其尤甚者如寧洋，幅員固非甚小，而計其人口，不及兩萬，問其耕田，僅有二萬二千餘畝；非無田也，由於無人耕墾耳，此關於交通不便，致地力未盡者三。

天然缺憾，未易補苴，而人事不臧，猶不止此。

本省農民雖未必皆惰，而往往近於愚，其畢生所為者，僅知墨守成章，期無改於其祖若宗之道，山可植林，而任其濯濯焉，與無山同；地可植棉，而或任其荒蕪，田可冬耕，而每復讓其休閒，甚至以冬耕為空耗地力，而不知冬作物中固尚有可作綠肥者，地力未盡，與無地同。

又因素不講求衛生，人畜雜居，門庭不掃，獸欄雞舍，狼藉泥濘；虫菌潛滋，每釀瘟疫，畜斃人亡，謗諸天數。閩西北之地，若清流，若明溪，其所以滿目淒涼者，即由於一年之中，如瘧疾痢疾所犧牲者，蓋不知凡幾。人實為之，於天何尤！

此外則有植物之病虫害，其影響於農村亦至鉅。蓋本省糧食之所以不敷者，不但由於地力有未盡，而亦由於虫菌奪人食。試以稻為例：種甫長成，穗未脫穎，而螟已穿窬其莖，安居而坐食；稻因是而白穗者，或什之三四；螟害之外，其害於蝗吻者，又或什之二三，幸有餘剩，登之場圃，藏之倉庫者，又不免鼠耗虫蛀，吾民絞血汗，事耕耘，以冀有秋，而其所食者，蓋無非螟蝗鼠蠹之吐餘；而稻

之外，若豆麥，甘薯，甘蔗，若蔬菜草樹，甚至於長松修竹，莫不有病虫害，損其生而促其命，農村經濟暗中損失，一年之中，又不知其若干千萬也！

來源：福建省之農林，農業改進處編。民國二十八年出版。

2 一般概況

上

全省農戶計一、六九〇、八〇〇戶。佔全體戶數之七三·八%；至各行政區農戶對全體戶數之百分比，第一區爲七八·五%；第二區爲七〇·九%；第三區爲六八·七%；第四區爲七三·八%；第五區爲七七·九%；第六區爲七九·七%；第七區爲七五·四%。

全省已耕地面積計二一、三七九、〇〇〇市畝，其中水田一二、四一五、〇〇〇市畝，佔已耕地五八·一%；旱地八、九六四、〇〇〇市畝，佔已耕地四一·九%。又由本府所編福建省地圖測算，土地總面積爲一一八、七三八方公里，即一七八、一〇七、〇〇〇市畝，則已耕地面積佔土地總面積一二·〇%。

農場經營面積大小分配，五畝以下者最多，佔三四·三%；五—十畝者次之，佔一七·九%；十—十五畝又次之，佔一六·二%，而十五—二十以上則較少。

本省農產以稻爲大宗，甘薯次之，小數又次之。依二十四年之情形，秈糯稻之栽培面積爲一三、六五一、〇〇〇市畝，產量爲三九、〇〇五、四七六市担；甘薯栽培面積爲三、三二七、〇〇〇市畝，產量爲三一、八一—、二七三市担；小麥栽培面積爲二、七〇四、〇〇〇市畝，產量爲二、六二六

、八九三市担；其他作物則為數較少。

主要蔬菜以笋之培植面積最廣，計一八六、八一二市畝，產量七八六、八五一市担；芥菜次之，計四七、六五七市畝，產量一、一四六、四二〇市担；蘿蔔又次之，計三五、六六九市畝，產量三六九、〇八七市担。

至於主要果樹，種植面積最大者為龍眼，計三九、六三五市畝；柑次之，計一五、五八九市畝，荔枝又次之，計一二、六三二市畝；梨之面積僅五〇八市畝為最小。產量以龍眼為最多，計一、五六六、一一〇市担；柑次之，計三七三、七二七市担；荔枝又次之，計二九五、一一九市担；葡萄僅四、五六六市担為最少。

茲就農佃分佈言之。民元以來，農佃分佈之變遷如下：民元自耕農佔二九%，半自耕農佔三〇%，佃農佔四一%；二十年自耕農佔二七%，半自耕農佔三三%，佃農佔四〇%；二十一年自耕農佔二六%，半自耕農佔三三%，佃農佔四一%；二十二年自耕農佔二七%，半自耕農佔三一%，佃農佔四二%；二十三年自耕農佔二五%，半自耕農佔三一%，佃農佔四三%；二十四年自耕農佔二七%，半自耕農佔三二%，佃農佔四〇%。

田租種類，可分為錢租，物租，分租，及其他四類。各縣平均，物租最多，佔六二·五%；分租次之，佔二二·一%；錢租又次之，佔一四·五%；其他最少，佔〇·九%。

租田期限，永佃佔二〇·七%，不定期佔五五·五%，定期佔二三·八%。定期租田之期限，最長一·〇年，普通五·四年，最短一·六年。

本省農村經濟衰落，農民多出借貸方法以資調劑。農民借貸狀況，就五縣普查結果言之：借糧戶數對全體戶數之百分比，長樂六〇·〇%，連江五九·八%，晉江二一·四%，長泰二三·三%，明

溪四二·七%。借錢戶數對全體戶數之百分比，長樂七〇·〇%，連江六四·九%，晉江三六·〇·七，長泰二五·三%，明溪三三·七%。每月利率，長樂最高者二·八%，最低者一·五%，普通者二·一%；連江最高者二·五%，最低者一·四%，普通者一·八%；晉江最高者二·一%，最低者一·〇%，普通者一·五%；長泰最高者二·五%，最低者一·二%，普通者一·八%；明溪最高者三·〇%，最低者〇·一五%，普通者二·一%。

長樂民元長工全年之工資為四〇·〇元，二十三年為五六·六元；連江民元全年之工資為三九·五元，二十三年為四五·三%晉江民元長工全年之工資為六三·四元，二十三年為九一·九元，長泰民元長工全年之工資為四五·五元，二十四年為五五·五元。明溪民元長工全年之工資為一六·〇元，二十四為三七·〇元。

歷年田賦對地價之百分比如次：水田田賦，民元佔一·四五%，二十年佔二·二九%，二十一年佔二·九八%，二十二年佔三·〇四%，二十三年佔二·七〇%，二十四佔三·二三九〇%，平原旱地之田賦，民元佔一·六五%，二十年佔一·九六%二十一年佔二·七九%，二十二年佔三·三四·二十三佔二·八三%，二十四佔三·四六%；山坡旱地之田賦，元年佔一·五〇%，二十年佔二·一七%，二十一佔二·七九%，二十二年佔三·六三%，二十三年佔二·六六%，二十四佔二·七八%。

本省農民生活費用，就連江，晉江，長泰三縣言之：連江每農戶全年生活費用，計需三三六·六元，其中食物為一七八·二七元，佔五二·九%，房租一七·五七元，佔五·二%；衣服四三·〇七元，佔一二·八%；燈油燃料二七·六四元，佔八·二%；醫藥五·五一元，佔一·七%；生活改進二八·五八元，佔八·五%；嗜好三五·九八九，佔一〇·七%。

晉江每農戶週年生活費用，按其支出，分爲三組：一爲二五〇元以下者，一爲二五〇元至三五〇元者，一爲三五〇元以上者。二五〇元以下者，每戶全年平均費一九二・八元，其中食料爲一一五・〇元，佔六〇・〇%；燃料二二・五元，佔一一・七%；衣服九・六元，佔五・〇%；房租五・六元，佔二・九%；雜項三九・五元，佔二・五%。二五〇—三五〇元者，每戶全年消費二八一・七元，其中食料爲一五二・一元，佔五四・〇%；燃料二七・〇元，佔九・五%；衣服一七・〇元，佔六・一%；房租九・六元，佔三・四%；雜項七六・〇元，佔二七・〇%。三五〇元以上者，每戶全年消費四一一・八元，其中食料爲一九〇・五元，佔四六・三%；燃料三三・九元，佔八・三%；衣服三七・三元，佔九・〇%；房租二一・三元，佔五・一%；雜項一二八・八元，佔三一・三%。支出愈少，食料與燃料等費用所佔之百分數愈大，而衣服房租雜項等費用之百分數則愈小。長泰上等農家每等成人全年米之消費量爲四六六・四市斤，甘薯消費量爲一四八・二市斤；中等農家每等成人需米四二五・一市斤，甘薯二二〇・四市斤；下等農家每等成人需米四〇九・〇市斤，甘薯二〇五・五市斤。

本省荒地調查，據報告者計五〇縣，其中有五〇〇市畝以上之荒地者凡三四縣，計一七〇處，三〇九、八九〇市畝；荒山調查，已報者凡四七縣，其中有五〇〇市畝以上之荒山者凡七七九處，二，〇八六，七七〇市畝。

至於災害，則二十四年農作物蟲害已報者凡四七縣。象鼻蟲損害面積最大，計一九七，三六五市畝；蝗蟲損害面積次之，計一五九，七八三市畝；螟又次之，計一五九，三五一市畝。農作物病害已報者凡六一縣，損害面積，最大者爲立枯病，計一六九，五三五市畝；黑穗病次之，一二五，二五八市畝；銹病又次之，計九三，三八〇市畝。

下

（甲）本省的民食不夠，不曉得經過了多少年。

其初我以為缺糧者，不過福廈兩處，或人烟稠密的幾個縣份而已，最初我看了五十三縣的農業建設報告，纔恍然大悟；在本省至少有二十餘縣，糧食是不夠的；這豈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麼？

有些縣份，像福安與詔安，所產的米，雖然不多，還有各種雜糧，可以彌補；並且對除外，也許還有餘剩。別的地方，恐怕就不能這樣樂觀，惟有靠外來的接濟了。

三都東山，不是很小的島嶼麼？而其不敷之額，至少都是五六千擔一年；若據福建省統計年鑑的估計，單就東山論，在民國二十四年度當中，竟有八萬餘擔的輸入呢？

讓我們把目光移到大陸方面。

政和，上杭，連我們不大聽見的峯市，每年不敷，各在二三萬担左右。

在四五萬擔左右者，有福鼎，永春，長汀三縣；

在八九萬擔之間者，有安溪，連城，尤溪三縣，

在十一萬擔以上，十六萬擔以下者，有永安，仙遊，閩清三縣。

在二十萬擔以上的還有壽甯，永泰與武平，在三十萬擔以上的，還有南安，永定；而南平的年差四十三萬擔，廈門的年差六十一萬擔，晉江的年差七十四萬擔，更有福州的年差一百萬擔左右；把這些數目念出來，不但聾人聽聞，而且可以證明，在這個年頭裏，吃飯真不是易事啊！

（乙）在本省中，固然也有出糧的縣份；莆田就是一個例，然而莆田因爲人多，縱有米糧餘剩，

大約也不會剩得很多。閩東的羅源，福安，或古田，閩南的龍溪，閩西的龍巖，大都只能自給。

再把有盈餘的縣區及其所盈餘的數量，列出如左：

餘剩在二千擔以上者，有甯洋，上洋二地。

餘剩在二萬至二萬五千擔左右者，有寧德，清流，華安三縣；

在三萬擔左右者，有連江，泰寧，德化，漳平四縣；

在四萬至四萬五千擔左右者，有明溪，崇安兩縣；

在六萬至六萬五千擔左右者，有建寧，建陽兩縣；

在八萬五千擔以上者為雲霄，在九萬擔以上者為大田，長樂；在十萬擔以上者為漳浦；在二十萬

擔左右者為松溪，浦城，南靖，邵武，寧化五縣。

綜而言之，在本省缺糧的縣份，是多出糧的縣份。至於每年不敷之額。與其根據各縣的報告，倒不如根據海關的左列統計：

民國二十三年的糧食入口額，有一一、六三七、〇〇〇元的米；六、八五六、〇〇〇的麥，一、七八〇、〇〇〇元的豆。

民國二十四年的糧食入口額，有五、九一七、〇〇〇元的米，七、三三九、〇〇〇元的麥；二、三二九、〇〇〇元的豆。

民二十五年的糧食入口額，有二、〇四六、〇〇〇元的米；五、一九〇、〇〇〇元的麥。

除了米麥豆以外，豆油的入口額；這裏還沒有列入，而且除由海口進來者外，還有一部分由尋郎，會由輸入武平；幾萬担的薯絲，由天臺，泰順，平陽輸入福鼎；這些也不在上列入口額之內。

這麼看來，本省的糧食差額，不是一年存好幾百萬元，甚至二千萬元左右麼？

(丙)荒地不墾，應該是不能自給的最大原因。

我們試想：莆田的面積，並不很大，至少還有幾十萬畝的田。永泰，長汀的面積，不是要大過莆田嗎？為什麼却只有十幾萬畝？如說除了這些農田以外，其餘的都是高峯插雲，我們似乎不敢相信。

有些縣份，荒地多得可怕；雖然是散荒居多，而不很集中在一處。

泰寧的第二區，有百分之六十六為荒地；建甯，邵武有三分之一；德化有十分之八，均是滿目悽涼。在永安已查出的荒地，有五千多市畝；在福清荒地約有一萬四千八百多畝；在安溪荒地約有九萬五百多市畝。甚至閩侯據說也有不少荒地。最可歎的南平與建甌的交界，有一段平原，叫做八仙鄉，土壤很肥，面積寬到一千四百餘畝。我們的老祖宗，把業產置得太多，我們竟忘記有這一段肥沃平原，經過了十七個年頭，都沒有耕種。

上游一帶人民，大都靠農業吃飯；而這裏的農業，是多麼糟糕，多少畝地面長出的，不是穀子麥子，而是荊榛蔓草；如何會有繁榮的農村，如何會有稠密的人口？也就是怪不得崇安全縣，只有五萬八千；明溪全縣，只有三萬五千，而甯洋更荒涼了，只有一萬多人口；在那裏做一位縣長，不是只等於沿海的一個聯保主任麼？

(丁)一方面有不耕的荒地，另一方面，也就有尋不到相當耕地的農民，所以每一農民所耕的平均面積，在南平為一畝半，在永定不滿一畝，在長汀只有八分餘，在永泰的第三區，又縮小至五分三釐，這一塊地，就算為上等良田，並且屬於農民自己，朋友啊，它的生產額，能夠維持一個人的衣食麼？

(戊)土地的畸形分配，引起地價的極端差異。

在沿海，百元一畝，算是常事；甚至有幾百元或千元一畝的；並不是因為沿海的地力，會比內地的地力肥過若干倍；而是因為沿海人烟稠密，土地有限，供求不能調劑，地價也就不合理貴起來了，還有買不起或買不到土地的人，只好設法往南洋去。

在上游，因為地廣人稀，地價便宜得叫我們不能相信。

在明溪，花了八塊錢，可以買到一畝頂好的旱田；花了十五塊錢，可以買到一畝的水田；還有下等旱田，一畝只值三塊錢，下等水田，一畝只值八塊錢；一畝地，豈不是只等於一枝平常的自來水筆或一隻普通手錶的代價麼？

有時連便宜的地價，還不能照舊維持。例如建甯，收租一石的田，就從前的地價論，分為十元六元和四元三等。現在呢，就把最好的田，按最低的代價出賣，也沒有人要了。

(己)地價太賤，所象徵的是農村衰落；而衰落的根本原因，也許是由於交通不便。

我們要設身處地，如果我們也是農民，住在萬山裏頭，溪水由無數石灘上面流過，鳴聲嗚咽。在這裏，車也沒有，船也沒有，要把一擔米運出去，惟有靠着肩挑，不曉得要流了多少血汗，花了多少時間，經過了多少羊腸鳥道，才到了市場，把這一擔米賣出去，這樣能不能把成本工錢撈回來？如其不能，誰還想運米出去？但是過剩的米，在本地沒有銷路，也就等於廢物，結果合了一句古語，穀賤傷農。像明溪農民說過，一年種夠了三年吃；吃得不完，賣又沒有人要；掙去喂豬，未免是笑話，而且未必合算；那麼除了自給以外又何必多種多收呢？

因為米價過於便宜，產米的成本，要壓得很低，才能合算，地力稍差的田，就不必種；灌溉困難的田，更不必種；這樣才可以節省肥料和勞力；這是寧化農民的經濟學，本省因此，豈不是又要荒了

多少耕地，而差了多少糧食麼？

在只求自給的村落裏面，農友們得過且過。冬天閉門烤火，夏天躲在樹下納涼，無形中養成懶惰習慣，無形中得到頹廢的人生觀，衣食住方面，儘可因陋就簡，什麼叫做衛生，根本上就無此觀念，於是山間為根據的痢疾瘧疾，便到處有傳播的機會，高明的醫生，遠在多少百里以外，害病的人，惟有靠着自己的運氣，或身體的抵抗力；人口稀疏的鄉村，因此要弄到七零八落。

讓我隨便舉出幾個例：

第一是在屏南，臉色紅潤好看的壯丁，是很難找到的。

第二是在清流，一個孩子，往往兼祧着好幾家或好幾姓，每家每姓，都要為他討一個媳婦，多妻對於年輕的人，自然是一紙推命符，因為男人夭折的太多，所以幼婦守寡，在清流也就成爲一種很常見的悲劇。

第三是連城的大坪頭村，在那裏，壯丁幾乎完全被環境淘汰了，只有幾個白頭翁媼，牽扶着幾個面色蒼白的小孩，在竹籬茅舍旁邊，迎風帶瑟，如果現狀不改，這座農村不消五十年，就會成爲一片廢墟；只留着多少墳墓，供後人們歎歎焉好了！

人烟稀少，自然談不到自衛，隨便來幾個土匪，都可以橫行無忌，闖進村裏，把老百姓所僅有的一些積蓄，通統搶光。

在德化的浮車一帶，到處荒涼，除了草木以外，最多的便只有草澤英雄，農村裏有的，是幾座破爛的房子，屋子裏住的，是幾個不中用的老漢，生命財產，如果沒有保證；誰還願意努力種田？所以在德化的龜洋地方，連青菜都買不到了。

疾病，匪禍和交通困難，起着聯合作用，可憐的人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了。一條是流亡；流亡到

那裏去，誰也不曉得了，一條是株守故園，苟延殘喘。

貧窮與高利貸，往往是不可分開的夥伴，窮人時常要向人借錢，而剝肉醫瘡的結果，惟有更加貧窮，我們試想；在建陽利息由三四分起碼，高至五六分。在屏南，青黃不接的時候，借乾穀五斗；到了秋收，就得還青穀一石，甚至借國幣一元，也得還青穀一石。經過了這種剝削以後，農民們還能夠有什麼呢？

除了高利貸以外，不合理的地租，也可以天天使農民們皺眉蹙額。永安的八二分租，崇安的地皮地骨，雲霄的大稅小稅，這些也許是最極端的例。八二分租，便宜自然是落在地主身上。地皮地骨的分別，就是地主之上，還有地主，佃戶直接納租於皮，就是間接納租於骨，換一句話，無非是添一重剝削罷了！再談到大稅小稅；農民們收了早晚兩季稻，由這裏繳出的，叫做大稅；如其要舉行冬耕，那裏還另外納租，也就叫做小稅。

應如何救濟衰落的農村，就是等於增加抗戰的力量。淺見的我，姑且擬出幾個辦法；因為穀賤傷農，所以上游過剩的米，最好讓它自由而且免稅，向下游各縣輸出，農民的收入增加了，才樂得多種幾畝田，本省就可以添了多少擔的糧，下游各縣，也就能夠得到較便宜的米，這樣豈不是公私兩益的一個辦法麼？

在萬山中，多開幾條公路；在急水上面，多炸了幾處險灘等到車也通了，船也容易走動了；產米區域與銷米市場，容易接觸；上游的農民，難道還不會把米運出去麼？難道還只想將過且過，而不肯多種田麼？

最後，在農村裏面，如其有經營得法的信用合作社，把輕利的母錢，借給農民，把他們從高利貸的鐵掌裏釋放出來；如其有省府的明令，把不合理的地租減輕或豁免；把這兩種辦法實施起來，對於

衰落的農村，自然也會有很好的影響。

這幾句話似乎簡而易行，對不起呢，請大家批評批評。

來源：

上篇據福建省統計年鑑，省府統計室編，民國二十六年出版。下篇據本省的糧食與耕地問題，朱鐵君。福建農報，第一卷第十期，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二 戰後福建農村經濟的動態

戰時的中國經濟，由於這三年來戰區的擴大，戰爭的持續，在其經濟各部門中都掀起了許多的變化。同樣的，作為中國經濟之一環的福建農村經濟，也發生有劇烈的變化。關於研究這個變化的歸趨，這裏，我們不能不把戰前的福建農村經濟，作個粗略的說明。

從大體上說來，戰前福建農村經濟，是適應着近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後性與畸形性的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村社會。一面，我們雖見到商品經濟有高度的發展，如茶葉之類，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即參加國際貿易的活動，而在福清，莆田，仙遊，晉江，金門，崇安諸縣錢租也佔有相當的地位。然而這些情形僅局限於幾個縣區，其中，有的為商品作物較發達的地方，或則為華僑的故鄉。而廣大的內地，則仍舊保持着自然經濟的關係。這就本省農戶的分類，迄今尚以佃農與半自耕農為最多來說，即可以十分明白。他們依然受着封建關係的束縛，必須將其收穫物半數以上作為地租繳納給地主，復以山多田少，依這土地的飢饉，又使本省的農田經營長期停留在零細耕作的階段。像這樣脆弱的農村經濟機構，自然是受不了戰時的激盪。所以在此戰時，本省農村經濟，儘管有許多進步的地方，如戰時資金的內流，農村手工業的復興，農產品的商業化；而政府的有計劃的參加改進生產技術，積極擴大冬耕墾殖的活動，尤使本省的戰時農業有長足的進步，但是這些成份的發展，却依其尚牢固的保有前資本主義的關係的緣故，它的進步性着受到限制，而且反有傾向於非合理的發展，具體的，暴露

出本省戰時經濟最脆弱的一個環節。這裏，爰就平日所見到的幾個問題提供一些資料，讓給關心農村問題者，作個詳盡的商榷。

首先，我們常聽到有許多人都說戰時福建農村經濟大景氣了，這如果撇開農村的社會諸關係不談，單就地價的上騰，穀價的高漲諸點來說，的確，任何人都有同樣的感覺吧，據福建新報的記載：

永春田地畝，前每斗種為二十元至三十元，現已獎至六七十元。田業買斷，前每斗種百二十三元，現獎至二百七八十元，尤以附城一帶獎價特甚。而南安方面，如三區之埔頭，芙蓉等鄉，每斗種田價，原為百六七十元，今竟獎至七八百元。又如二區詩山，淘碼一帶，聞有收買良田，以建房屋者，其價格之高，更屬無限。有一斗種售價至數千金者，而普通買賣亦皆獎價三倍以上，前此未有紀錄云（註一）。

這地價的上騰，不但閩南各縣為然。其在閩侯南港一帶，按熟悉者的報告，在二十五年每一畝田不過值八十元左右，抗戰後（二十七年）亦尙迴旋於一百元之間，而到了二十八年則激增到三百餘元，其漲價之速，真駭人聽聞。

至於米價的高漲，更是不論誰都深切感到。如「永安的米價，據福建省統計年鑑載所，在民國二十五年最價為每百斤三元四角一分，最高不過五六元；但最近的米價，每元祇能買十三斤半，每百市斤將八元了，這是永安向來未有的高價」（註二）。這還不過就二十八年十月間的市價而言，近日則每元僅買三四斤左右，其增加之倍數，更不只此了。

福州的糧食價格，也是在同樣的高漲。我們如以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為基數（一〇〇），則二十六年十二月糧食類零售的指數為一一·二，二十七年十二月為一一·八，四，二十八年十二月為二六·八四，大體均趨上漲，但漲價最劇的，却無過於本年了，即一月為二九七·七，二月為四三五·五，

三月為四四二·四（註三）。

其他的農產品，除了柑橘龍眼之類，因交通阻滯，銷路狹窄，價格慘跌之外，如黃豆落花生花生油等類，也大都一律趨漲。本來，農產品的漲價，地價的上騰，應認為農村繁榮的象徵。不過，這須在特別的社會條件之下，才有實現的可能。谷賤固傷農，其實，谷貴何嘗不會傷農呢。在今日的福建農村裏，租佃關係仍佔絕對支配的地位，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佃農在負擔高額的田租之外，還須受種種經濟外的強制與苛例，如永安的所謂「八二分租」的惡例，而雲霄則有「大稅，小稅，佃頭租，糞質田之別，在土地肥沃之地，地主佔總收益百分之五十，佃農亦佔百分之五十。早晚兩季為大稅，冬耕為小稅。而糞質田尤為慘酷，不論天災人禍，硬繳硬納，故有帶糞質田之鄉區，佃農終歲勤勞，終為餓死」（註四）。這樣，米穀的高漲，一般農民不但不能沾受穀貴之益，反須先吃貴米，復因日常用品的高漲，又頻添許多意外的負擔。同時，地價的上騰，地租即跟着增加，而地主所負擔的田賦，却仍按戰前的舊額。那末，這受損失的，又只有一般的佃農了；並且還有一點應值得注意的，就是最近的土地集中，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經營，而是仍以收取高額的田租為最大目的，無形中，反而凝固了農村間的中世紀關係。所以戰時本省農村為了租額，秤量，佃權諸問題，租佃間頻發許多的爭議。這裏，我可舉莆田縣為例：

莆邑一區南郊保長林鴻禧及林六舍等，將米貴為歉收主因，鼓動村中佃農以六成繳納穀租並圖改用市秤，日前由村民鳩資演劇，公然宣布是項辦法。因是鄰里互相效尤，致地主與佃農間，發生嚴重糾紛，現尙未解決。城中黃林宋鄭諸業戶暨保長等，僉以今年晚稻收成，事實上，並無歉損，縱有二個佃戶或因施肥與谷種關係，稍有荒嬉，實未可一概而論。米貴別有原因，絕難由佃農規定成數繳納，妨礙物權。而市秤條件，係按舊秤原額遞升，不能遽爾引用，影響收益，刻已聯呈指控該保長等